

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出版

陳千武 林至潔 葉 笛 譯
陳萬益◎主編

中文卷 第一冊 小說集(1)

龍瑛宗全集





《龍瑛宗全集》

陳萬益◎主編

Y : 1009502788
N 986006853-4
N 9789860068535



860 068535



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/ 指導
Council for Cultural Affairs, Executive Yuan



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 / 出版
Provisional Office of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Literature



南天書局有限公司 / 編印
SMC Publishing Inc.

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出版

陳萬益 主編

陳千武 林至潔 葉笛 譯

【中文卷】第一冊 小說集(1)

龍瑛宗全集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龍瑛宗全集 中文卷第一冊 小說集(1) / 龍瑛宗作；葉笛、
陳千武、林至潔譯；陳萬益主編；-- 初版，-- 臺南市：國家
臺灣文學館籌備處，2006〔民95〕 全8冊； 公分

ISBN 978-986-00-6844-3 (全套：精裝)

ISBN 978-986-00-6853-5 (全套：平裝)

ISBN 978-986-00-6845-0 (第1冊：精裝)

ISBN 978-986-00-6854-2 (第1冊：平裝)

848.6

95020031

龍瑛宗全集 [中文卷] 第一冊 小說集(1)

The Complete Works of Lung Ying-tung Vol. I: Novel (1)

著 作 人 / 龍瑛宗

譯 者 / 陳千武、林至潔、葉 笛

主 編 / 陳萬益

發 行 人 / 吳麗珠

指導單位 /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

出版單位 / 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

地 址 / 700-41 台南市中西區中正路1號

電 話 / (06) 221-7201 傳 真 / (06) 221-7232

電子信箱 / pba@nmtl.gov.tw 網 址 / www.nmtl.gov.tw

編印製作 / 南天書局有限公司

地 址 / 106 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283巷14弄14號

電 話 / (02) 2362-0190 傳 真 / (02) 2362-3834

電子信箱 / weitw@smcbook.com.tw 網址 / www.smcbook.com.tw

印 刷 / 古豐印刷有限公司

著 作 權 / 龍瑛宗

衍生著作 / 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

本書保留所有權利。欲利用本書全部或部分內容者，須徵求著作權人及
衍生著作人同意或書面授權。

請洽承辦單位研究組 電話 / (06) 221-7201

初版一刷 / 2006年11月

經銷展售 / 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 (06) 221-7201

南天書局 (02) 2362-0190

國家書坊台視總店 (02) 2578-1515

五南文化廣場 (04) 2226-0330

文建會員工消費合作社 (02) 2343-4168

GNP / 1009502760 (第一冊精裝)、1009502768 (第一冊平裝)

ISBN / 9789860068443 (全套精裝)、9789860068535 (全套平裝)

9789860068450 (第一冊精裝)、9789860068542 (第一冊平裝)

ISBN / 9860068445 (全套精裝)、9860068534 (全套平裝)

9860068453 (第一冊精裝)、9860068542 (第一冊平裝)

定 價 / 精裝新台幣2,960元整(全8冊不分售)

平裝新台幣2,560元整(全8冊不分售)



Printed in Taiwan

著作權所有·翻印必究

編輯小組

主編／陳萬益

編輯顧問／葉石濤、鍾肇政、劉知甫

編輯委員／呂興昌、林瑞明、張恒豪、河原功、下村作次郎

校譯／王惠珍、莫素微、張文薰、賴香吟

執行編輯／許維育、賴玟錦、柳書琴、橋本恭子、松尾直太、黃建銘

美術編輯／莊曉婷、黃盈福

跨越語言的文學大師

吳麗珠

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代主任

龍瑛宗先生為台灣文學重量級作家，1930年代開始步入文壇，創作歷程橫跨日治時期以及戰後國民政府時期。除了操持日文之外，戰後突破語言障礙後亦寫就不少中文作品，文類包含小說、新詩、隨筆及評論等多種。

日治時期最早得到日本文壇肯定的台灣作家有三位：楊逵、呂赫若和龍瑛宗。不論是帶領農民與殖民地政府抗爭的楊逵，還是以男高音的形象在眾人面前高歌的呂赫若，都表現出帶有個人英雄色彩的鮮明形象。與這兩位作家相較，現實世界中的龍瑛宗先生，早年擔任銀行職員，之後也曾待在報社從事編輯工作，以他那內向的性格和瘦癯的身軀，走在人群中，很容易就會被其他人塗抹掉，看不到他的存在。但是，令人驚訝的是，這位傑出的文學家，卻在他一生八十多年的歲月裡，不知不覺用文字經營出彷彿蒼鬱茂密的山林般，一個十分巨大的文學世界。因此，就連當年日本殖民統治者也不敢忽視他的文學地位，二次大戰期間舉辦第一回大東亞文學者大會時，台灣代表作家有四位，他就是其中之一；雖然日本政府帶有指導皇民文學的企圖心，仍無法掩蓋出席者是重要作家的地位。

龍瑛宗先生以小說家所擅長的說故事功力，刻劃出芸芸眾生的樣貌，鮮活而有味。尤其是處女作《植有木瓜樹的小鎮》，小說人物陳有三的處境，讀之讓人回味再三，除了帶有殖民地的歷史刻痕外，也有著普世性關於「物」與「慾」的人性掙扎。一個個小說、一篇篇詩章以及一段段隨筆等，都將隨著本全集的出版，而重新呈

顯在世人面前。本套全集，為符合今日台灣主流華語語境下社會大眾的需求，將為數眾多的日文作品翻譯成中文。至於龍瑛宗先生更為秀異傑出的日文作品，則儘量保留原出處的版面樣貌，將另以覆刻方式出版。

《龍瑛宗全集》中文卷出版前夕，我們感到無比榮幸。這套全集能夠順利出版，其重要基礎是由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於1997年到2000年委託陳萬益教授主持的「《龍瑛宗全集》蒐輯整理翻譯計畫」所完成。是項工作費心調查國內外相關資料，並加以翻譯及編輯。至於最後編輯所需增補及查找的資料，由於典藏於本館，得以省卻不少的時間跟精力。這批珍貴的文學文物，乃是龍瑛宗先生及其賢嗣劉知甫先生，於1997年首先響應政府保存文學史料的政策，捐給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，後再移轉給本館。

本套書從資料蒐集到成書，自1997年迄今，歷經將近十年時光，陳教授帶領下的編輯團隊、審查委員、歷任行政承辦人員以及最後這一年來參與翻譯、校譯及編輯的相關人員，都是重要的功臣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最後成書階段，劉知甫先生全心投入編輯作品目錄、增補圖片說明文字以及校定等等繁瑣工作，而負責編輯製作的南天出版社工作夥伴盡力配合，都讓我們更為順利地完成這套大書。另外關心及協助本套書籍的各界人士，也都是出版的重要環節，缺一不可，在此一併向諸位致上謝意。

且讓我們一同閱讀《龍瑛宗全集》，體驗大師文學世界所呈現的苦澀與歡欣。

蠹魚與玩具⁽¹⁾

——《龍瑛宗全集》代序

陳萬益

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

最後一次面見前輩，是在仁愛醫院的病房。經過一、二十分鐘使力地、困難地想咳出肺部的痰之後，龍先生才慢慢地安靜下來。知甫和我靠近他說一些話。和一個多月前在自宅中療養時比較起來，眼前的龍先生顯得豐潤許多，氣色也比較好。幾度緊急進出醫院之下，知甫從沒有放棄信心，用盡各種的辦法，為父親注入生機。龍先生晚年的兩大心願：走一趟絲路和出版全集，前者知甫以陪伴同行過，後者則預計在千禧年完成。雖然醫生都已明白表示悲觀，知甫堅信父親和他可以撐過這些時日，我看到變得較為好看起來的龍先生的容顏，雖然內心的陰影始終揮之不去，彷彿和知甫一樣，也信心倍增起來。

我們接近床緣和龍先生說話，龍先生凝視著我，雙目炯炯有神，不發一語。九〇年代初，我開始從事台灣文學的教研，經常出席前輩作家組成的益壯會一個月一次的聚會，親聆前輩的話舊敘友，多數人還是豪情依舊，語笑欣然。龍先生來了幾次——有一次還帶了新出版的《龍瑛宗集》簽名送給大家——他總是靜靜地坐著，和他搭訕，也難得開口，有時面帶微笑，瞧著你，目光閃閃。這個神情，在這兩三年期間，為《全集》事宜前

(1) 《孤獨的蠹魚》是龍瑛宗一九四三年的文學論集；《悲哀的玩具》則是龍氏推許的日本詩人石川啄木（1886-1912）的一本詩集。

往劉宅訪談，更加使我深刻難忘。這時候，龍先生已不良於行，又整日不說話，無法溝通。我們在那時候，他喜歡坐在輪椅上，一旁聽我們述說。多數是我們和知甫談，有時則把我們的想法、做法、進度向龍先生報告，雖然明知他不會開口。他總是眼睛睜得大大的，非常專注，偶爾臉上表情有一點變化，我們知道：他懂，他非常關心。有一次，知甫將龍先生的手稿攤在桌上絮絮地談，不意間龍先生竟然淚珠漣漣、不能自己，令在座所有的人感動莫名。

他知道，他在意。文學是他終生的慰安，心靈的歸屬。歲月無情，一如許多老人，他被剝奪了大部分對現實感知和反應的能力，可是，一旦那些凝聚了一生精髓，念茲在茲的文稿，在晚輩面前，一頁一頁地翻覽讚嘆之際，黑暗的時代、坎坷的生命和既美麗又悲哀的文學，一幕幕從他內心最深處，重新被喚醒：這一生，猶如蠹魚，孜孜矻矻的以文學餵食自己的靈魂，排解自己的孤獨；可是，文學雖然像暗夜的一顆星，殖民地陰影籠罩底下的一盞燈火，為生命帶來一點希望，終究只是夢想，文學猶如石川啄木的詩集名稱，是「悲哀的玩具」。

生命一開始，就面對死亡和黑暗，龍先生記得「剛出世就軟弱，像醜野草躺著稻草鋪的褥子。終日整夜，軟弱的身軀裡咻咻地颳著寒風。冬夜，季節風的聲音粗野地馳騁過杜南遠茅草屋頂，後山的樹林有些落葉了，像散髮的裸體女人喚回將遠逝去的人，整夜呼呼地作響。清冷的月亮，懸掛在老樹枝極上，而樹葉渾身地搖動著且閃耀著月光。患了嚴重的氣喘的杜南遠，粗暴的季節風好像把他的生命帶到遠方去，雖然杜南遠還不知生死之為何。夜沉沉的時候，躺著稻草床上的杜南遠，呼吸覺得困難萬分痛苦時，寧願冀求永恆的歇息。杜南遠的爹，以凝重的眼神盯著與死掙扎的幼兒，胸膛裡狂風怒吼……」北埔客家莊荒村的咻咻風寒，沒有喘息脆弱的生命，卻在他記憶深處留下永恆的喟嘆：祖先的渡台悲歌、原住民出草、祖父被黔首的屍體、北埔事件的全村屠戮……這一切讓他以夢遊和幻覺回應：「纖細的下弦月片，幽照著深綠色於淤塞的池塘，蒼老的池塘旁

邊繁茂著竹叢，而竹叢尖頂有個首級被吊下，潔白地勾臉譜，粗濃的眉毛根和眼睛如一條細線……」哦！人生實難。

人生實難。寒村杜玉娘「月光光，秀才郎。」清脆的童謠給他一點美麗的想像，公學校日本人老師帶他讀《萬葉集》，將他的幻覺轉向日文和文學，令他心情動盪，他似乎摸索到詩人的靈魂，想像出來一個新世界，他找到了慰安，他終生尋求。

透過日文，他接觸了島崎藤村、石川啄木、巴爾扎克、果戈里、魯迅、杜甫……文學的世界如是寬廣，可以悠遊；現實世界的逼仄與壓迫，可以超越。失意恆有、挫敗常在：考上師範學校，卻以體檢和口試落榜；好不容易進入銀行服務，卻遭遇日本人的歧視和差別待遇；同樣為台灣文學努力，卻因客家身分遭致台灣人陣營的誤解；戰爭和皇民化運動底下言說之不自由，以至於留下戰後被詆毀的紀錄；二二八事變和白色恐怖陰影造成創作生命長期中斷……這一切，也許讓他覺得生命含藏著故作歡笑取悅人的小丑的悲哀與無奈，卻可以訥口或無言以對；透過文學的閱讀與寫作，他在荊天棘地的黑暗世界裡，努力尋求和創造出最卑微的、最不為人知的幸福。

一九三七年，廿七歲，他就以小說〈植有木瓜樹的小鎮〉將其纖細敏感的生命特質，觀察殖民地現實和台灣知識分子的曲折心路，成為日、台兩地文壇耀眼的新星；殖民地荒村的小孩第一次到了東京，接觸更廣大的世界和文壇人物，堅定了做為一個作家的決心。可是，就在返台的船上，他聽到了中日戰爭的消息。回來，他成為「戰鼓聲中的歌者」，悲歌無奈的現實和他的生命感悟。

戰爭結束，各地飄揚青天白日旗，台北的表情變了，人心振奮，龍瑛宗受到大大的鼓舞；創辦刊物，主編《中華日報》的日文版，提拔後進，介紹世界文學，一掃過去的陰鬱。可是，陽光燦爛的日子極為短暫，政治

的狂飆又席捲而來，在惶恐驚懼中，他與外界溝通與想像的日文建構的世界，也完全被封閉了。他更無言了，再度回到他曾經背棄的鈔票和數字的世界。

在合作金庫，他兢兢業業，勤勤懇懇；他不與人爭，三十年幾乎沒有創作的歲月中，最美好的時刻，仍然沉浸在極為有限的日文資訊閱讀，和書房裡的讀書冥想。七〇年代鄉土思潮風起，戰後世代台灣人開始探尋她們的父祖在殖民地時代的苦悶與心聲，他們標舉賴和、楊逵等人的抗議精神，作為歷史斷層的彌縫。龍瑛宗從合庫退休，以極度的信心和毅力重新出發，用日文創作了第一部二十多萬字的長篇小說《紅塵》，經他尊稱為文字「師兄」的鍾肇政中譯，在《民眾日報》副刊連載，鍾老並將他戰前的小說十二篇翻譯，交付蘭亭出版社出版，列為「台灣文學全集1」，用中文試寫的小說〈杜甫在長安〉，和自傳性小說〈夜流〉、〈斷雲〉、〈勁風與野草〉，幾年間，他熱情地回到文學本位，向讀者訴說。很遺憾，《紅塵》可以說反應冷淡，連載未畢即結束；蘭亭結束營業，《午前的懸崖》小說集自市面消失；聯經版的《杜甫在長安》銷路極為有限。讀者對他是陌生的，原先計畫再寫一部日據時代台灣知識分子為題材的長篇小說，因此作罷。此後，也就只有繼續用半生不熟的中文，以隨筆的形式，作「老頭兒的獨言細語」，敘說他孤獨的文學之旅。

文學，為龍瑛宗帶來了美和希望的啓示，支撐他走過黑暗和暗啞的時代，他凝神，他靜觀，他含藏，他在脆弱的身心裡醞育最不假外求的、卑微的愛與關懷，以及生命的感動和幸福。寒風沒有停止在他的胸腔吼吼，他也沒有停止對文學的仰望和追求；一直到肺部再經受不起，苦悶的文學靈魂的孤獨和悲哀才跟著止息。

× × × × ×

以上一篇紀念龍瑛宗先生的文章，發表在聯合報副刊龍先生的逝世紀念專輯，在此《龍瑛宗全集》（中文卷）正式出版之際，取來重讀，覺得我親炙龍先生文學、心靈的感動，依然如文所述，躍然於心，而歲月匆匆，

距此文之作則已七年矣，不免心生愧作：《全集》既不能完成於龍先生生前，又蹉跎歲月，有虧文甫、知甫之付託。七年來，雖有種種因素使《全集》延宕出版，而今日《全集》之面貌，仍然有諸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，但是，因為知甫的努力不懈，得以尋獲數篇龍先生戰後初期的幾篇短文，也新補數篇六○年代的文章，更重要的是，由前輩作家陳千武、林至潔、葉笛三人的中文譯稿得到留學日本的王惠珍、莫素微、賴香吟、張文薰數人根據原稿一一校譯，希望可以把龍先生的文學精神用中文傳達得更好，希望《全集》中文卷更能使讀者接受。

《龍瑛宗全集》編輯出版過程中，得到葉石濤、鍾肇政、呂興昌、林瑞明、張恆豪、河原功、下村作次郎等人的協助，許維育、賴玟錦、柳書琴、橋本恭子、松尾直太參與編輯，台灣文學館的黃建銘則在出版階段付出最多的心血，王淑華、曾麗蓉也協助部份校譯，這些都是《全集》的功臣。

當然，劉知甫先生是最令人欽敬的，他不僅細心保全父親的所有文稿、文物，編輯作品目錄、校訂所有文稿，幾乎成為父親及其作品的研究者。此外，還持續推動在父親北埔故鄉的墓園成立紀念館，在《全集》出版之際，傳來新竹縣文化局已經有意開始規劃，實在是令人振奮的消息。

最後，我希望在此向《全集》的譯者之一的葉笛致上我內心最深摯的感激和懷念。葉先生自東京退休返台後，就無私地奉獻給台灣文學，而今《全集》出版，他卻已離我們遠去，思之黯然。

希望《全集》中文卷出版之後，日文卷能在半年內順利出版；希望龍瑛宗的文學精神得以垂之久遠。

編輯凡例

一、《龍瑛宗全集》包括「中文卷」、「日文卷」兩部份。

二、中文卷共有八冊，包括龍瑛宗所有日文原著的中譯，及其中文原著。

三、龍瑛宗日文原著的中譯有一稿兩譯者，編次在前者為龍氏自譯，編次在後者為今譯，部份作品如《斷雲》日文原著未見，故只刊登龍氏自譯稿，沒有今譯。所有今譯均於文末註明譯者。

四、未標明譯者而有兩稿者，如《神兵隊》、《理髮師》、《詩人的華爾滋》，則一為已刊稿，一為未刊手稿，均為龍瑛宗自撰。

五、今譯由陳千武、林至潔、葉笛，三人分別執筆，所有譯稿均與坊間出版的《午前的懸崖》、《杜甫在長安》、《龍瑛宗集》、《夜流》、《紅塵》等不同。部份篇章有簡註，除註明作者註外，均為該篇譯者所撰寫。

六、本套書以文類作區隔，第一冊至第四冊為小說集，收錄所有短、中、長篇小說；第五冊為評論集；第六冊為詩、戲劇和隨筆集(1)；第七冊為隨筆集(2)；第八冊為文獻集。

七、各冊篇章均依時間順序編排，並於篇末註明發表時間和刊物名稱或原稿性質。

八、第八卷後附「龍瑛宗生年表」和「龍瑛宗寫作年表」，並由龍瑛宗哲嗣劉文甫、劉知甫撰寫紀念文字。

九、《龍瑛宗全集》日文卷收錄龍瑛宗所有日文原著作品，包括已刊和未刊稿，將於近期另行出版。

十、編輯工作繁瑣，若有遺漏和未盡事宜，謹請方家賜教。



1930年2月 龍瑛宗20歲，以優異成績，畢業于台灣商工學校。
畢業照片親筆留下感言：「校園枯葉紛飄然，已近昏月離別時，
願把我的感傷獻給你。」



1937年4月，日本《改造》雜誌春季特大號刊登處女作〈植有木瓜樹的小鎮〉，獲得第九屆懸賞小說佳作獎，躍登日本中央文壇。得獎金五〇〇圓，到東京領獎，結識了日本一流作家，如菊池寛、久米正雄、宇野浩二、阿部知二、青野季吉等，得到這些著名文學家的鼓舞與激勵。從而踏入文學寫作生涯，持續進行他的小說創作、散文隨筆與文學評論，間或寫些新詩。進入各種文藝組織，也擔綱刊物的編輯，如《文藝首都》、《文藝台灣》、《台灣藝術》等，佔有文壇一席之地。



1937年4月 龍瑛宗27歲，以處女作〈植有木瓜樹的小鎮〉作品入選東京《改造》雜誌第九回懸賞創作「佳作推薦」獎，（該屆只取二名，不分名次），成為日本中央文壇閃亮的彗星，隨即在文壇展露頭角。獲獎後拍照留念，攝於自宅台北市建成町書齋。



1938年新春 與台灣銀行總行同事至東部旅遊花蓮太魯閣。攝於仙雲橋。龍瑛宗(前排左一站立者)